警惕“牙人俱乐部”编织艺术品圈套

◆ 诺风

热 风

经纪人，亦称掮客，英语“dealer”，中国古代称之为“牙人”。牙人，旧时居于买卖人双方之间，从中撮合，以获取佣金的人。

为了谋取利益最大化，“牙人”会在艺术圈内包办造势、党同伐异，真正的目的，在于说服买家掏出真金白银。当下，这样的共荣体已经萌现膨胀势头。

“牙人”俱乐部一条龙包办

在西周时期，这种中介人称为质人，到了西汉就称作驵侩，唐朝以后叫牙人。由于牙人多数狡猾，存在着侵渔百姓、欺行霸市、欺诈哄骗、钻营渔利、收取高额佣金、损害交易双方利益的行为等危害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政府不鼓励牙行和牙人的发展，随着规范的交易所的建立，多数牙行和牙人被取缔或自行消亡。

今天所讲的“牙人俱乐部”全国不止一个，全国多个省市均有存在，为民间个体集结构成。其中以中国台湾、香港地区最先出现，内地的北京、上海等地发展迅猛。其构成为常年浸泡在艺市之中的精通鉴赏者、掌握艺市信息者、熟悉交易规则者、了解信息传播或掌控媒体资源者，共同组成的地下“营私团体”。从找货、宣传推广、著书立说到卖货可提供一条龙服务。

其操作模式是：利用艺术品信息不对称，从A地买回艺术品，倾尽全力游说B地某客户购买。交易过程确实有些好东西，但有时也会因走眼而征得质量一般的东西，这时“牙人俱乐部”中其它角色就自动补位，发挥作用，编制各类故事，造势于江湖，目的在于说服买家掏腰包。

“牙人”共同体抢夺话语权

活跃在艺术市场中的民间“牙人”个体，为艺术市场的发展发挥过巨大作用。由于“牙人”的辛勤付出，才实现了大量艺术品的内外交易、信息交流，繁荣了市场。许多海外回流艺术品的背后都凝结着“牙人”的汗水。而一旦形成“共荣体”，作用和伤害性都大大增强。“牙人俱乐部”是由许多“牙人”组成，这与个体“牙人”的单一逐利目的不同。“牙人俱乐部”在于运作销售高端艺术品，随着每笔交易的成功，都能赚取丰厚酬金，其成员自然有吃肉的、啃骨头的，也有喝汤的。

“逐利”是牙人的永恒目的，但却仅是“牙人俱乐部”的原始追求。随着一笔笔交易的成功，“牙人共荣体”已经萌现膨胀势头，对“话语权”的疯狂抢夺就是“牙人共荣体”的膨胀特点之一。排除打击异己，难容不同声音，企图一统江湖，让本属艺术学术话题演变成种种江湖恩怨。

如何防止跌落“陷阱”

买家都想遇到一件真正的好东西。但如果是吹捧出来的呢？要么多花钱，要么则涉赝。一招不慎就会让人跌入陷阱，叫苦不迭，更有上当者一世被蒙在鼓里。当然，这种操作也不是没有风险的，有一位“牙人”曾从北京地摊捡货，高价卖给外地客户，挣得盆满钵满，终因被识破而遭报应。也有人以专家面目示人却行掮客之事，最终行迹败露而声名狼藉。

如何防止跌入“牙人共荣体”陷阱呢？“牙人”从事的是艺术品生意，在艺术品生意中一要留意观察人的多重身份，貌似的学者意图是否纯净？所谓的藏家是否身兼掮客身份？谁在炒作？货主是谁？为谁造势？为何造势？其中有无关系？媒体的角度是否公允？如果几个身份穿插出现，自然疑点重重；二不要听忽悠，也不能轻信个别所谓专业文章，短期内若有些拍品频繁曝光，相关“利多”舆论频繁出笼，很可能是在为出货造势；三要看关系，针对具体事件具体藏品，与之关联者是否该回避？……依此判断也许有助辨明真相。

这些年，被古玩毁掉的那些词语

■ 冀宝斋民间博物馆内展示的分公母的12生肖令人发笑

■ 其标注为“乾隆年间的黑地粉彩描金堆塑八宝双耳瓶”令人生疑 图TP

艺语中的

(一)专家

第一个被毁掉的是“专家”。曾几何时，专家是一个令人敬仰的称号。尤其文博系统的专家，以其丰富的知识和专业的研究令文物爱好者折服。但随着收藏热的兴起，尤其是电视鉴宝节目的推动，部分文博专家难耐寂寞，纷纷由书斋走向前台，由考古及器物研究专家变身为文物鉴定专家。由于缺乏实战经验，书斋里的有限知识在汹涌的仿伪大潮中很快被冲击得七零八落。但是为了维护“专家”的体面，无法经受市场的诱惑，许多专家面对公众和镜头依然言之凿凿地指假为真，甚至将专业良心抵押给魔鬼，不断开具有价证书。以至于业内戏言，“伪专家之祸，远甚伪古董之祸”。

(二)骨董商

在清末民国年间，古玩行是一个有着很高地位的文化行业。骨董一词，起于唐代。骨者，乃过去之精华，取肉腐骨存之意；董者，明晓也。骨董，即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也。正因如此，过去的骨董商必须精于器物之鉴定、欣赏，通晓器物所蕴涵的文化、历史，是有知识又有实力的文化商人。相传民国时无论达官大贾进入琉璃厂，离去时店主只送到大门内，挑开门帘，由客人自去，不卑不亢，这是一种行业身份的象征。现今的古玩城，“骨董”者既已稀少，“商”之诚信也多沦落。甚至仅存凤毛麟角的少数诚信真品店家也羞于言商，而制假贩劣、不学无术者反而大行其道。骨董商越来越少，是收藏市场的大不幸。

(三)收藏家

这个不用说了，去百度上查询一下中国X大收藏家，就大致知道目前收藏界的现状。收藏二字，“收”而“藏”之。收是一个考验眼力学识的过程，藏是一个鉴赏研究和传承的过程。如果说过去对骨董商有很高的要求，对于收藏家者则更甚之。收而不精谓之陋，精而不藏谓之鄙，藏而不学谓之愚，学而不通谓之俗。正是因为有如此高的要求，在那个年代才产生了吴大澂、罗振玉、张伯驹、王世襄等一批收藏大家。这些大家不仅留下了宝贵的藏品，更留下了大量研究、鉴赏的著作。反观今日之“收藏家”，实力超群大肆购买精品者多为投资大鳄，以股市手法凶悍操作艺术品市场。虽然也有几个经常在媒体上大谈藏品的艺术、文化，且不论其见识毫无超越前人之处，其目的也只是为了让手中的藏品能卖出更好的价格。

现在更多的是自封或被媒体吹捧出来的“收藏家”，基本上属于钱多人傻的代名词。满屋满屋的藏品都是瞎活儿，大把大把的钞票滋养着仿品工场——回头谁称你为收藏家，一定要注意一点：他没准儿是在说你傻呢！

(四)捡漏

捡漏曾经是古玩爱好者最大的乐趣，我们也曾无数次听到在古玩市场上捡漏的传说。可是说实话，自打我进入这个行业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事儿：花几万元买件东西，马上就能值几十万上百万。我也曾为此郁闷，“肿么”就没这么好的运气呢？时间长了，也就渐渐释然——在现如今这个鱼龙混杂的市场，能够以合理价格买到真品已经很幸运，想捡漏者稍不留神很可能就被漏给剪了！原因很简单：没有谁会无缘无故白送你钱。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、网络、电视鉴宝充斥的时代，想想你那个漏从哪儿来的吧？古玩商？一线工兵？朋友？他们都不看电视的吗？不上网的吗？不了解行情就卖东西的吗？自从我数次听到一线的报价与拍卖市场齐平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捡漏的时代彻底结束了。我们唯一能做的是：把握未来的趋势，用时间换空间。别想着今天花了一万，明天就能值五万，如果今年一万买了，五年后能值五万，那就是漏了。

(五)民间博物馆

随着国家文化产业振兴战略的实施，民间博物馆这一新生事物也应运而生。不幸的是，这个名词才刚刚兴起，还没来得及戴上光环，就生生给毁了！这原本是一件促进文物收藏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大好事，但歪门邪道的人总是比正经做事的人动作快。我近年考察了10余座挂牌的民间博物馆，毫无例外地都陈列着低劣的仿品。从三星堆的玉器到元青花的暖瓶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们做不到。这些伪品博物馆的经营套路都是一个样：利用国家文化产业的扶持政策，以及文博系统极为低下的鉴定能力，骗取博物馆资格，再以此套取扶持资金、土地和贷款，形成一条伪劣文化产业链。随着数家伪馆的曝光，原本大有前景的民间博物馆事业就此蒙上了浓厚的阴影。

（载自《木石斋》如是我玩）

学院教育能从梅景书屋学什么？

◆ 徐建融

他山之玉

今天谈一谈关于梅景书屋的美术教育。现在我们的教育就是美术学院的教育，美术学院可以培养出李可染、周世聪、方增先，但陆俨少、齐白石是培养不出来的。这个教学的方法、教学的体系都不一样，当时上海像梅景书屋一样的有很多啊，比如大石斋、嵩山草堂，成就比较高的一个是梅景书屋。

美术学院的教育怎么吸收这种解放前梅景书屋、嵩山草堂这类传统的教学方式。那里没有什么教学大纲的，估计今天学生到老师家里去，有客人拿进来一张画就讲这张画。他没有体系的，讲到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，当然估计现在的学校教育不可能接受的。我讲一个是国学当中的书画，从国学的角度来看书画，吴湖帆、张大千、谢稚柳、陆俨少他们都属于这一类；一个是美术中间的书画，像方增先、周世聪、李可染属于其中。

国学中间的书画有什么特点呢？这批书画家一定以国学的修养为主。而现在书法也到美术学院去学，要成为书法家，还要去美术学院去拿学位。张元济是书法家，但他的主要任务是出版的，也研究文史。所以我说现在的文史不一样，以前有国学中间的文史，现在叫学术中间的文史。书画也是一样，以前在国学中谈书画，现在是美术中谈书画。

所以吴湖帆先生在梅景书屋里的美术教育，如何让今天的美术教育借鉴与吸取？现在很难，学院未必愿意吸取。韩天衡先生现在准备在嘉定那里要搞一个艺术学院，没有文凭的，就像梅景书屋一样，到处请人去讲课，要学的人自己去。只是因为现在整个文化背景都变了，不再是吴湖帆那个时代了，那条路走得很艰难。

古人讲的：学兔不成，还是一个好孩子；学龙不成，就成了轻薄子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强调规矩，一个强调自由发挥，所以刚才讲的两路传统，传统写意画用潘天寿先生的话讲，就是不注重规矩法度；唐宋这一路传统画家画，用吴湖帆先生的话讲就是讲究规矩法度。讲究规矩法度，你画得再坏坏不到哪里去；不讲规矩法度，一旦学坏那就很容易走上歪路了。

（作者现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讲话节录于“煌杰画廊”梅景书屋学术研讨会，编者有删节）